

生活时空 李秀芹/文

## 那年开学弟弟衣锦出乡

弟弟是恢复高考后,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。开学前几天,母亲想去集市扯几尺布,找村里手艺最好的裁缝孙婶给弟弟做一身新衣服。可此事却遭到父亲的反对。父亲反对的原因,一是家里不富裕,二是父亲一辈子低调,不喜欢张扬。

父亲不赞同,母亲只好打消给弟弟做新衣服的念头,将弟弟平时穿的衣服浆洗干净,让弟弟开学那天穿。

弟弟去大学报到前一天,父亲就和胡同里的耿大爷说好了,次日上午让耿大爷赶着马车将弟弟和随身行李送到汽车站。

第二天一早,耿大爷套好马车,来帮弟弟搬行李,看到弟弟穿的都是旧衣服,就数落起母亲,说孩子去省城读书,穿得太逊了,让

人家瞧不起。

父亲不愿听这话,说:“学校是学习的地方,学习好了,自然被尊重,学习不好,打扮成花蝴蝶也没用。”

耿大爷脾气倔强,他用旱烟袋敲着桌子,说:“不是让人瞧不起咱娃,是瞧不起咱这地方,地方穷了,家里条件肯定也不行。”

耿大爷这么一说,父亲也不愿跟他争执,毕竟他是一番好意,再说还得用他的马车。父亲沉默不语,耿大爷转身回家,出来时,手里多了一件白衬衣。

这件白衬衣是耿大爷儿子为相亲买的,衣服买了,女方那头又不愿见面了。衣服放了一年,如今儿子胖了,穿不上,送给弟弟穿,免得浪费。

弟弟不好意思收,耿大爷暴

脾气上来,一把薅过弟弟的后脖领子,一副不换衣服别想动弹的架势。

弟弟瞥眼看父亲,父亲无可奈何,只能说:“耿大爷一番好意,你就收下吧。”

耿大爷的大嗓门惊动了四邻,大家纷纷出来看咋回事,知道事情真相后,孙婶对母亲说:“衬衣是新的,裤子太旧,不配套。我家还有条新做的裤子,是给外村一位小青年做的,一直没来取,八成是不要了。我看你家娃穿正合适。”

母亲感到为难,看着父亲,让父亲拿主意,父亲以为孙婶想强卖给我们家,街坊邻居的,也不好拒绝,便让母亲回家拿钱给孙婶。

孙婶脸一拉:“我这是送给娃

的,他毕业工作了,让他自己还我这个人情,你们跟着捣啥乱呀?”

这天,胡同还没出,弟弟就被乡亲们打扮一新,有人送来帽子,有人送来新鞋,送弟弟衣锦出乡。

父母一直记着这些人情,邻居们虽然说衣物都是家里闲置不穿的,其实是为了让弟弟收下,故意找的说辞。

弟弟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专业,毕业后,分到省建筑公司工作。此后,村里谁家盖房子,弟弟都会帮他们画图纸,休息天还抽空亲自到现场当监理员。

父亲常嘱咐弟弟:“在大城市上班,也不要忘本,要记住,当年是乡亲们把你打扮一新,送你出村上大学的。现在有能力了,要多为乡亲们做事,这才是真正的衣锦还乡。”

一个衣锦出乡,一个衣锦还乡,两个“衣锦”着重点不同,却都包含着乡情、人情,提醒着弟弟,无论飞多高,走多远,都要牢记家乡,做人要善良,要懂得感恩。

抒情天空 方华/文

## 仰望银河

星光璀璨  
在心中洒满画意诗情  
一份千万年的承诺突然升起  
要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  
照亮记忆

天幕之上  
银河闪亮  
我听见叮咚流淌的美妙之音  
这些晶莹的浪花  
破空而来  
要在今宵  
溅湿我的诗行

如梦佳期  
抬头仰望银河的人  
今夜要做一位怀揣诗情的牛郎  
以无韵的梦语  
敲打  
织女的心房

周末去超市,见妻子为儿女们采购了一大袋五颜六色的冰激凌,我的脑海中不由得浮想起40多年前的一件事。

上世纪70年代暑假的一天,骄阳似火、酷暑难熬,父母亲一大早就带着两个哥哥到山上去干活了,奶奶和姐姐一个在锅头上炒菜、一个在灶台下烧火——忙着为全家准备中饭,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,一边悠然自得地摇着麦秆扇,一边漫不经心地做着暑假作业。

“棒冰!棒冰!不吃不清醒!吃吃真过瘾!又甜又冰的白糖棒冰!”突然,从不远处的台门口传来令我欣喜若狂的吆喝声。那个年代的夏天,能吃到一根白糖棒冰,能让人乐三天。于是,我连忙跑到灶台旁向满头大汗的奶奶求助,奶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,小心翼翼地打开,只见里面整整齐齐地折叠着一张五元、一张贰元和两张一分的纸币,我拿过两张一分的纸币,连拖鞋也顾不上穿,就光脚直奔台门口,踮起小脚丫,将纸币举过头顶,并大声喊道:“师傅!棒冰给我来一根。”推着自行车叫卖的邻村楼大伯遗憾地回答我:小朋友!回家去,向爸爸妈妈再拿一分钱来,白糖棒冰得三分钱一根。

听了楼大伯的话,满脸笑容的我立即像扎了针的气球,耷拉着脑袋、哭丧着脸。回到家门口时,刚好碰到父母汗流浹背地从田畈归来,为发泄心中的不满,年少无知的我竟把两张纸币扔到地上。见父母没反应,我又愤怒地捡起其中一张,将其撕成两半。父亲见状,立即追问我怎么回事?我边哭边回答:两分钱连一根棒冰都买不了,留着有何用?父亲听完后,迅速拉下脸,拎起我的右手臂,将我按在门槛上,狠狠地打了我三个“屁股掴”。

“哇!”吃不上棒冰、还挨打,我委屈得大哭起来。

不识字母亲心疼地抱起我说:“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,况且一分钱可以买4颗糖,够你们兄弟姐妹高兴几天的,怎么能撕坏呢?你们小孩子要好好读书,将来考大学,找一份好工作,可以挣好多的钱,吃好多的棒冰。”

虽然我当时没有听懂母亲的话,但这一分钱的故事,却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因为这是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打我。

往事悠悠 张根庆/文

## 一分钱的故事



恋

朱友民 摄

大地风情 缪士毅/文

## 花生熟了

伴随秋风,我偕朋友踏足乡野,忽然,朋友吟道:“麻屋子,红帐子,里边住着个白胖子。”顺着朋友指向望去,见一位老农正在田里收获花生。

花生,在我的家乡称之为落花生,也称长生果,人们历来有种植花生的习惯。每当秋天收获之时,这些花生或供自家品尝,或赠送亲朋分享,或在农贸市场销售。

我对花生的真正了解,得益于大学时代所学的《作物栽培学》课程,从课本上认识花生属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。清代赵学敏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载:“落花生,一名长生果,蔓生园中,花谢时,其中心有丝垂入地结实,故名”。

花生在我国大江南北皆有其踪影,既可单独入饌,也可搭配烹调,且可荤可素。如“花生仁炖

猪蹄”“花生仁烧凤爪”“花生仁烧牛肉”“花生仁拌猪肚丁”“花生仁拌香菜”“花生仁拌芹菜”“笋煮花生仁”“盐水煮花生仁”等,皆为人们喜爱的家常菜,令人常啖不厌。以花生为主料烹制的地方风味菜,如上海的“糖粘花生”,香甜酥脆,美味可口。至于“五香花生米”“虎皮花生米”“怪味花生仁”“油炸花生仁”等,早已成为人们日常喜爱的零食。

花生,还被赋予吉祥美好、喜庆的寓意,是传统婚礼中必不可少的“吉祥果”,寓意两个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,永不分离,又寄寓儿孙满堂,长寿多福。在我的家乡,订婚男方送聘礼的箩筐内要放柏枝、花生等,结婚时女方的嫁妆里也要放花生,婚房的枕头下、被褥里会提前藏好花生、红枣,以讨个彩头。除夕夜

守岁,人们喜欢炒一盘花生,大年初一以花生待客,图个吉利。

俗话说得好,“常吃花生能养生”。花生和黄豆一样,享有“长寿果”“植物肉”“素中之荤”的美称。中医认为,花生味甘、性平,具有润肺、和胃之功效,可治燥咳、反胃、脚气、乳妇奶少。《滇南本草》称花生“盐水煮食治肺癆,炒用燥火行血,治一切腹内冷积肚疼”。《本草备要》认为花生“补脾润肺”。《纲目拾遗》说花生“多食治反胃”。《现代实用中药》称花生“治脚气及妇人乳汁缺乏”。当然,霉变的花生不能食用。

我不仅看重花生的美味和养生价值,还看重它的品格。这不,现代作家许地山所写的散文《落花生》,就通过借物喻人,揭示了花生不图虚名、默默奉献的品格。

岁月如歌 苏宝大/文

## 远去的货郎担

货郎担,家乡老少曾把它说成“换糖的”或“糖担子”。

曾经的货郎人,年复一年,从这个村庄走进另一个村庄。他们行走在寒风、雪花、骄阳和炊烟之中,一天天地走了又回来,赚取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。

记得一首诗是描写货郎人的:“鼗鼓街头摇丁东,无须竭力叫卖声。莫道双肩难负重,乾坤尽在一担中。”一根扁担挑着两箩筐,箩筐的口面上,各横卧一个长方体木

制的货盘,一头货盘里,摞叠着几层白糯糯圆形的又酸又甜的叫“黏糕糖”;另一头货盘口面上,镶有可灵活抽拉的透明玻璃,玻璃的面板下面,平均分隔成若干个小方格,每个格子里零零碎碎装有鱼钩、陀螺、毽子、弹弓,还有女人用的针线、百雀羚、梳头油,以及做鞋用的松紧带、纽子,甚至还有灯捻子、灯罩子……货郎担虽小,但东西五花八门,一应俱全。

在“鸡屁股是银行,山芋萝卜是主粮”的贫瘠、寡淡岁月里,小孩平日里想解小馋,唯有眼巴巴地等货郎担到来,再从家中的存兑,找出鸡肫皮、牙膏皮、鸡鹅鸭毛……然后,喜滋滋地跳出院门,直奔小巷。

拿来七零八碎脏兮兮一大堆,一股脑儿塞到货郎人手里。货郎人接过这些破烂东西,掂量一番后,左手操起一把厚重的铁刀片,摞在软绵绵的黏糕糖饼上,右手再操起一把小铁锤“叮叮咚咚”敲开一小块软糖,往小孩子嘴里一塞,说:“快回去找,再找找,不然没得吃了。”小孩子吃上了瘾,必定再回到家,直至把家中翻个底朝天。

记得在课本上,读到丁玲先生的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里面写着:“这边树底下也常歇下来一两副货郎担,或是卖西瓜的。”我自然联想起小时候,村里那棵硕大的苦楝树下,一群小孩瞪着双眼,围着货郎人叽叽喳喳喧腾的画面来。

南宋画家李嵩的《货郎图》,画中有诗,诗中有画,把货郎人在朝朝暮暮,日升月落,走街串巷,刻画得活灵活现。看后总让人浮想联翩,勾起童年难忘的情景。

一晃,几十年匆匆而过。如今,我的头发日渐稀少,记忆却日渐丰沛,在时光流水的淘洗中,曾经热闹的货郎担不知哪年哪月悄然消失了。远去的货郎担,如诸多淘汰的行当一样,终归不能经久传世,或将永远再难寻觅。